

在一位专业摄影朋友那里,看到三张照片:

其一,有家人的房子失火,火势无法控制。脱离险情的一家人索性全家合影留念。这张全家福被誉为:最稳定的全家福。

其二,妻子开车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消防栓,车翻人伤。路人们猜想,副驾驶座上的丈夫一定会责怪妻子。然而夫妇俩在确认都无碍后,说:“好不容易翻次车,必须得纪念一下。”竟然一脸开心地拍起了合影。

这样的夫妻,生活中什么样的坎儿过不去?

其三,一个送外卖的骑手和一个骑着摩托的大爷迎面相撞,车上满箱的啤酒碎了一地。两人没有计较,而是蹲在路上,捡起破瓶剩下的啤酒喝起来:计较扭转不了局面,不如停下来,喝一次平常舍不得喝的酒,享受哪怕是片刻的愉悦。

木已成舟,覆水难收,哭天喊地是徒劳,被生活戏弄,那就配合地哈哈一笑。一味停留在痛苦里,只能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
看完这些照片,还有什么事想不通的呢?

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泽洛斯有一个理论:挫折的大小不是关键,关键是人们如何看待挫折。

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,唯一始终伴随我们的,是看待生活的方式。

有一种性格,叫“癌症性格”,也叫“C型性格”。其表现多为:性格内向,表面逆来顺受,背后却反复纠

我每天早晨出门上课都会经过珈园教工食堂。我常想起年前的一个小伙子。

从前是指四五一年之前的十多年间。档口那里三个人工作,里面两个人负责备料和烹煮,他站在窗口,负责的事情最多:接待,询问每个排队的人吃什么,然后在卡机上打上金额数字;顾客刷卡,他再告诉里面的人顾客要什么;等各种不同的面、粉、馄饨、饺子起锅了盛在碗里,也是他一一给碗里加上各种调料,把成品递给顾客。我注意观察过他的工序,他以五人为单位,每次询问队伍里的五个人并收款,然后按顺序告知他的两位搭档这五份的品种,搭档将五份的原料下锅烫煮再捞出盛在碗里,依次排列在案板,他再一一按品种所需加上不同的调料。调味是一碗面食的关键。如果是热干面,佐



笑对一切

陈世旭

结、痛苦挣扎;常常抑郁,生闷气却不爱宣泄;容易紧张,一件小事便可使其焦虑不安;害怕竞争,逃避现实;不善与人交往,等等。这类弱点,我一样不缺,只是时间长了,慢慢懂得要学会清理“情绪垃圾”——情绪恶劣的时候可以努力做深呼吸,或向能接受自己的亲友倾诉,或尽可能放慢生活的节奏。防癌首先是放松心情。说句笑话:做人要像烧水壶一样,屁股都烧红了,还有心情吹口哨。

小区的空地,几个青春焕发的女孩一到周日就在那里跳舞。美好惬意的年龄,生动活泼的舞步,热力四射的音乐,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。女孩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始终激情饱满,随着音乐的律动旋转跳跃,灵动活泼。这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。

年轻就是这么纯粹,想美就美,想笑就笑。让人不由得想想自己,有多久没有那么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?

周围散步的人中,有一个五十岁不到的男人,走路七扭八歪,一步三晃,像极了舞蹈,却是因为投资受挫患了脑中风。他常常在女孩们面前停下,评论她们的服饰、发型、眼妆、音乐太前卫、太浮夸。

可女孩们依旧跳舞,依旧开心,依旧享受,依旧大笑,这就是她们的

年龄,她们的风格,她们的时代,她们的范儿。她们没有闲空顾忌那么多!

在一片夏日的阳光中,女孩们的笑脸像风中摇晃的向日葵,男人的阴暗像旧照片上的小丑。

我就站在他们之间,看见时间的风从一个人吹过另一个人,中间横跨了一整个人生。

在能笑的时候开怀大笑,在能动的时候全力奔跑。有“生若夏花之绚烂”,才有“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

不然,当我们不再年轻,不再健壮,再回头看自己:因为拘谨而从未开怀大笑;因为自卑而从未挺直过腰身;因为忌惮世俗的眼光,而从没为自己的热爱勇敢付出,这样的人生该是多么苍白,多么悲伤。

那个因为一次失败而中风进而心态扭曲的男子,才是真正的失败——整个人生的失败。

我们不需要屈从生活,只需要热爱生活:爱春夏秋冬,爱冷热酸甜,爱旭日东升,爱夜阑人静,爱亲友,爱自己,爱所有看似遥远的梦想。

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》作者、奥地利作家托马斯·伯恩哈德的人生观极为透彻,他多次获得重要文学奖,但他在《我的文学奖》中说:没有什么要称赞的,没有什么要谴责的,没有什么要控诉的,但有许多事情是可笑的——如果想到死亡,一切都是可笑的。

任何时候,都要尽可能笑着面对一切。把握当下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,在能笑的日子里,千万别哭泣。

园的牛肉豆丝。小伙子调制的,他好像也认识我。后来再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牛肉豆丝。

忽有一天珈园换了一拨人,小伙子和他的搭档们都撤走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各食堂也纷纷装修改造,半自助,人隐退。我很想知道那小伙子现在在哪儿,是否仍然以某种形式在施展他仿佛是“杗然响然,奏刀騞然”的好身手。



载月归 (石膏拓彩版画) 张白波

丸”上英军战俘的故事,如今被改编成了电影《东极岛》。

还有很多这样长久以来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和事件,包括就发生在上海的青东、金山大屠杀等等。看着记者写成的稿件,每每感到震惊、悲愤,但也常常为中国军民的民族气节、战争时期的人性光辉感动不已。

在报道过程中,我有幸认识了一批深入研究日军侵华历史、抢救式记录影像和口述档案的学者和普通市民。比如执着于挖掘细菌战真相的王选女士,为揭发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作出卓越贡献的苏智良教授,投身抗战老照片搜集、亲历者口述的杨克林先生和孙金媛女士等等。他们谦逊踏实、淡泊名利,而他们做的事功在千秋。

连续3个多月的报道,近百个版面,30余万字,连同《新民环球》《夜光杯》版面,最终汇成《你不知道的抗战——新

外孙云乔从高铁虹桥站回家,和我打了一个招呼:“外公好!”很庄重也很严肃。

他才九岁,刚刚读完三年级。和三位小伙伴一起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夏令营,一起去了杭州。他的妈妈送他上了高铁,云乔和妈妈说“拜拜”,妈妈就回家来了,“大人不可陪伴”。当然有“营报”,海量的照片和视频几乎在第一时间发给家长。

最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,经过最简单的人工智能画作培训,这四个小鬼,竟然做出了一份彩色的四格漫画。他们使用接龙方式,一人做了一幅。第一张是美丽的校园,教学楼和实验室。第二张,忍不住要舞蹈歌唱。第三张,校园上空突然升起一团火球。第四张,原来是UFO来了。

他们获得了表扬。他们参观了自动化的汽车流水线,还特意去了浙江大学,听做人工智能研究的工程师,给他们解说“脑机接口”。

他收获了一本“作业本”,都是他的感想和他的“设想”。翻开来,拿出一张“未来汽车设计师”的证书,他将它插在寝室的一幅镜框上。

“云乔,我们聊聊人工智能如何?”“我不要。”他走进自己的那间小屋子,看他喜欢看的书,画他喜欢画的画。

他的妹妹云和,今年秋季的一年级生,也参加了一个特殊的夏令营。去接过她一次,大厅里有一台机器,我看了一会儿,知道是3D打印的模型机。云和与另外一个女孩从课室出来,见她们俩熟练地将“打印”成果收拾起来,

又飞快装配在一起。有一天,她参观了海洋大学,回家用积木搭建了一艘很奇特的货船,她妈妈高兴地说:“让她自己和你们说说。”

夏令营结束,云和交给我们一个圆形小瓶。老妻问过这是什么。这孩子说,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吃过,明天你们可以涂在面包上。她的眼神中有一些骄傲,那是她自己在

AI夏令营

胡廷楣

蜂巢里采来的蜂蜜。

我回忆中的科技夏令营,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才能参加的。我在上海少科站当过小服务员。有一次知道柠檬酸加上小苏打再加上糖精片可以做成“柠檬汽水”,便在药房买来小袋精剂,做了一瓶又一瓶,喝到肚子发胀……我们那时的见识啊。

我参加了一次研讨,在嘉兴,研究围棋文化的朋友们分享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清棋手周懒予的古谱。我们还讨论了围棋这一中国非遗文化如何与先进的AI共生。研究者中有两位来自弈客网站,那位80后,戴眼镜的陈知源先生对我说,我们一起做一些小视频如何?就用你散文集《烂柯》里的文字,写成一个个小故事,我来做,用人工智能。

陈知源原来是学法律的,在弈客网已经工作了10年。他说,去年人工智能开始进入通用行业,他也是网上涉及比较早的一批人,AI对于文案、设计、代码、数据这些的变革是巨大的。我明白,这个年代,信息传播状态已经改变。我也相信,外孙参加的科学夏令营,其操办者们,正是以科学成果的论文,将没日没夜的探索化作了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场景,为孩子们做了启蒙。

我这个77岁的老人,终于在炎热的夏季,和知源先生组成了两个成人的“AI围棋夏令营”。知源把做小视频当成是“二创”,亦即第二次创作。我

把自己近四十年来的围棋文化研究,一本本读过的书,一遍遍磨洗的句子,都变成寻常的口头语言。自然,作家的内心总还有着许多对文字气息和节奏的留恋。知源安慰我,用小视频传播围棋故事,不过是“换一种方法读书”。这样去想,那么有人在看小视频,对于作者来说,也是一种幸福。

知源是做媒体的,知道小视频当“应时而发”。暑假正是孩子们围棋夏令营、比赛最集中的日子。他将吴清源教导林海峰的小和尚买油上山的故事,放在全国升段赛前夕发出。果然,不过一天多些,传来的数据“视频播放量为4407”。不由自主地想象,家长和教练,在这一职业棋手的门槛前,打开手机,把这个带有禅意的“平常心”故事,作为赛前的最后一分钟叮嘱。

一个多月,知源做了6个短视频,人物形象和模拟老人声调的说话,都是利用了AI工具。短视频大多数不到两分钟,轻捷灵动:故友曹志林在提篮桥监狱和犯人聊“棋与人生”;藤泽秀行阅读康德的《绝对理性思维》;木谷道场里,木谷礼子和小林光一的姐弟师生恋的故事,以及聂卫平获得棋圣称号那个热闹的夜晚……

擂台赛期间,围棋记者的笔,描绘了一座巍峨的文化大山。现在,小视频里的围棋,是汨汨流动着的文化之水,可以滋润焦躁的心,鼓励人们沉着地走向正在巨变的现代生活。

会不会呢?某一个小朋友参加夏令营回家,对他爸爸妈妈说,聂卫平爷爷年轻时候和人比赛吃饺子,他吃了90多个还输呢,方毅老爷爷说,再也不能吃这样多的饺子啦,我们要保护你……



夜读散记

高昌

读田间

冰天怒起一寒梅,峻节寒芳岂可摧。搏雪成诗飞血雨,捶胸如鼓作惊雷。

读田汉

呐喊声声义勇军,眈眈虎虎虎狼猥。岂甘忍辱为奴隶,奋起长城一巨人。

读胡也频

水兵学子一心丹,昂头岂惯腐鼠餐。最是龙华喷热血,休凭俗眼等闲看。

读殷夫

笔端滴洒落明珠,眼底半丝阴影无。万卷嵯峨惟血字,两间磊落一般夫。



回顾我的新闻生涯,参与《新民晚报》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是我难忘最自豪的经历。

从2005年5月28日起,《新民晚报》每周推出4个整版“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”,9月3日纪念活动高潮来临之前,我们连续5日天天推纪念特刊。以这样的规模纪念抗战胜利,至少在上海新闻界是史无前例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,报道了相当一批关于抗战历史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和论断。

如今回头来看,这一批报道最大的价值在于行动的时间点。20年前还能找到相当一批抗日战争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。而其不可复制的成功之处,在于《新民晚报》在上海社会各界特别是市民中的巨大影响力。作为此一报道项目的负责人,我抚阅来信、接听电话近千件,大量珍贵的线索均来自于此。

通过读者来信,我们采访到1941年在兆丰公园(今中山公园)刺杀日本军官的中国中学高二学生、当时已85岁的

达世清先生,还和老人一起重走了当年的投弹路线。

北海道煤矿中国劳工幸存者凤仪萍向本报展示了记录近300名上海劳工的“生死簿”,揭开日本强掳5000名以上上海劳工的沉痛往事。通过刊登名单,我们成功找到5名幸存者和多名劳工遗属。他们相拥而泣的那一刻,历史的真相愈发鲜明。

我们远赴湖北采访到“八百壮士”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周福其老人。当时他孤身在山中以采药为生,无人知其身世。8月13日当天,我们安排周福其来到四行仓库,他在谢晋元塑像前长跪不起,泣不成声。回到老家后不久老人就过世了,我想他应该不会留下太多遗憾。

我们20年前就报道了“独臂神父”饶家驹在南市建立难民区庇佑20万同胞的往事。也独家报道了舟山东极岛渔民救助被美军误击沉没的“里斯本

沈月明

难忘的“抗战”经历

民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报道合辑》一书。如今逐页翻阅,更像一份厚重的历史档案而弥觉珍贵。

20年过去,绝大部分我们采访过的老兵、历史见证者都已经过世。曾经顶着大太阳跑到我们报社要讲他领导朱亚明故事的淞沪游击队“小兵张嘎”潘海根,如今已95岁,在ICU昏迷不醒。但所有我们记下的历史不会再遗落,所有颂扬的勇气、良知、大爱已经被铭刻。

几天前,我递给办公室的实习生这本书,很高兴她捧着看了半天。我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真正的抗战历史,它们可以被拍成无数部电影,无需创作任何剧情。

(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)

十日谈

80年:追忆、追问
责编:刘芳 沈月明

明起刊登
一组《都市秋景》,责编:殷健灵。